

5

# 素心劍

金庸 著

中华文学  
黄河版

8

## 目 录

- 一 乡下人进城..... ( 1 )
- 二 牢狱..... ( 15 )
- 三 人淡如菊..... ( 32 )
- 四 空心菜..... ( 49 )
- 五 老鼠汤..... ( 61 )
- 六 血刀老祖..... ( 77 )
- 七 落花流水..... ( 94 )
- 八 羽衣..... ( 111 )
- 九 “梁山伯·祝英台”..... ( 131 )
- 十 “唐诗选辑”..... ( 147 )
- 十一 砌墙..... ( 160 )
- 十二 大宝藏..... ( 175 )

## 一 乡下人进城

托！托托托！托！托托！

两柄木剑挥舞交斗，相互撞击，发出托托之声，有时相隔良久而无声息，有时撞击之声密如联珠，连绵不绝。

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，三间小小瓦屋之前，晒谷场上，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，正在比试。

屋前矮凳上坐着一个老头儿，嘴里咬着一根短短的旱烟袋，手中正在打草鞋，偶尔抬起头来，向这对青年男女瞧上一眼，嘴角微微含笑，意示嘉许。淡淡阳光穿过他口中满喷出来的一缕缕青烟，照在他满头白发、脸皱纹之上，但他向吞吐伸缩的两柄木剑瞥上一眼之时，眼中神光炯然，凛凛有威，看来他年纪其实也并不很老，似乎五十岁也还不到。

那少女十七八岁年纪，圆圆的脸蛋，一双大眼黑溜溜地，这时累得额头见汗，左颊上一条汗水流了下来，直流到颈中。她伸左手衣袖擦了擦，脸上红得像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红辣椒。那青年比她大着两三岁，长身黝黑，颧骨微高，粗手大脚，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庄稼少年汉子，手中一柄木剑倒使得颇为灵动。

突然间那青年手中木剑自左上方斜劈向下，跟着向后挺剑刺出，更不回头。那少女低头避过，木剑连刺，来势劲急。那青年退了两步，木剑大开大阖，一声吆喝，横削三剑。那少女抵挡不住，突然收剑站住，竟不招架，娇嗔道：“算你厉害，成不成？把我砍死了罢！”

那青年没料到她竟会突然收剑不架，这

第三剑眼见便要削上她腰间，一惊之下，急忙收招，只是去势太强，噗的一声，剑身竟打中了自己左手手背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。那少女拍手叫好，笑道：“羞也不羞？你手中拿的若是真剑，这只手还在吗？”

那青年一张黑脸黑里泛红，说道：“我怕削到你身上，这才不小心碰到自己。若是真的拚斗，人家肯让你么？师父，你倒评评这个理看。”说到最后这句话时，面向老者。

那老者提着半截草鞋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先前五十几招拆得还可以，后面这几招，可简直不成话了。”从少女手中接过木剑，挥剑作斜劈之势，说道：“这一招‘哥翁喊上来’，跟着一招‘是横不敢过’那就应当横削，不可直刺。阿芳，你这两招是‘忽听喷惊风，连山若布逃’，剑势该像一疋布那样逃了开去。阿云这两招‘落泥招大姐，马命风小小’倒使得不错。不过招法既然叫做‘风小小’，你出力的使剑，那就不对了。咱们这一套剑法，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‘躺尸剑法’，每一招出去，都要敌人躺下成为一具死尸。自己人比划喂招虽不能这么当真，但‘躺尸’二字，总是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爹，咱们的剑法很好，可是这名字实在不大……不大好听，躺尸剑法，听着就叫人害怕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听着叫人害怕，那才威风哪。敌人还没动手，先就心惊胆战，便已输了三成。”他手持木剑，将适才这六招重新

演了一遍。只见他剑招凝重，轻重进退，俱是狠辣异常，那一双青年男女瞧得心下佩服，拍起手来。那老者将木剑还给少女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再练一遍。阿芳别闹着玩，刚才师哥若不是让你，你小命儿还在么？”

那少女伸了伸舌头，突然间一剑刺出，迅捷之极。那青年不及防备，急忙回剑招架，但被那少女占了机先，连连抢攻，那青年一时之间竟没法扳回。眼见败局已成，忽然东北角上马蹄声响，一乘马快奔而来。

那青年回头道：“是谁来啦？”那少女喝道：“打败了，别赖皮！谁来了跟你有甚相干？”刷刷刷又是连攻三剑。那青年奋力抵挡，怒道：“你道我怕了你不成？”那少女笑道：“你嘴上不怕心里怕。”左刺一剑，右刺一剑，两招去势极是灵动。

其时马上乘客已勒住了马，大声叫道：“‘天花落不尽，处处鸟衔飞！’妙啊！”

那少女“咦”的一声，向后跳开，向那乘客打量，只见他约莫二十三四岁年纪，服饰考究，是城里有钱人家子弟的打扮，不禁脸上一红，轻声道：“爹，他……他怎么知道？”

那老者听得马上乘客说出女儿这两招剑法的名称，心下也感诧异，正待相询。那乘客已滚鞍下马，上前抱拳说道：“请问老丈，麻溪铺有一位剑术名家，‘铁锁横江’威长发威老爷子，他住在那里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便是威长发。什么‘剑术名家’，那可是万万不敢当了。大爷寻我作甚？”

那青年壮士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晚辈卜垣，跟威师叔磕头。晚辈奉家师之命，特来叩见。”威长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伸手扶起，双臂微运内劲。卜垣只感半身酸麻，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威师叔考较晚辈起来啦，一见面便叫晚辈出丑。”

威长发笑道：“你内功还差着点儿。你是万师哥的第几弟子？”卜垣脸上又是一

红，道：“晚辈是师父第五个不成材的弟子。师父他老人家日常称道威师叔内功深厚，怎么拿晚辈喂起招来啦！”威长发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万师哥好？我们老兄弟十几年不见啦。”卜垣道：“托你老人家福，师父安好。这两位师哥师姊，是你老人家高足罢？剑法真高？”

威长发招招手，道：“阿芳，阿芳，过来见过卜师哥。这是我的光杆儿徒弟狄云，这是我的光杆儿女儿阿芳。嘿，乡下姑娘，便这么不大方，都是自己一家人，怕什么丑了？”

威芳躲在狄云背后，也不见礼，只点头笑了笑。狄云道：“卜师兄，你练的剑法跟我们的都是一路，是吗？不然怎么一见便认出了师妹剑招。”

威长发“呸”的一声，在地下吐了口痰，说道：“你师父跟他师父同门学艺，学的自然是一路剑法了，那还用问？”

卜垣打开马鞍旁的布囊，取出一个包袱，双手奉上，说道：“威师叔，师父说一点儿薄礼，请师叔赏面收下。”威长发谢了一声，便叫女儿收了。

威芳拿到房中，打开包袱，见是一件锦缎面羊皮袍子，一只汉玉腕镯，一顶毡帽，一件黑呢马褂。威芳捧了出来，笑嘻嘻的喊道：“爹，爹，你从来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衫，穿了起来，那还像个庄稼人？这可不是发了财、做了官么？”

威长发一看，也不禁怔住了，隔了好一会，才忸忸怩怩的道：“万师哥…这个…嘿嘿，真是的……”

狄云到前村去打了三斤白酒。威芳杀了一只肥鸡，摘了园中的大白菜和空心菜，满满煮了一大盘，另有一大碗红辣椒浸在盐水之中。四人团团一桌，坐着吃饭。

席上威长发问起来意，卜垣说道：“师父说跟师叔十多年不见，好生记挂，早就想

到湖南来探访，只是师父他老人家每日里要练‘连城剑法’没法走动……”戚长发正端起酒碗放在唇边，将刚喝进嘴的一口酒吐回碗里，忙问：“什么？你师父在练‘连城剑法’？”卜垣神情很是得意，道：“上个月初五，师父已把‘连城剑法’练成了。”

戚长发更是一惊，将酒碗重重往桌上一放，小半碗酒都泼了出来，溅得桌上和胸前衣襟都是酒水。他呆了一阵，突然哈哈大笑，伸手在卜垣的肩头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，好小子，你师父从小就爱吹牛。这‘连城剑法’连你师祖都没练成，你师父的玩艺儿又不见得如何高明，别来骗你师叔啦，喝酒，喝酒……”说着仰脖子把半碗白酒都喝干了，左手抓了一只红辣椒，大嚼起来。

卜垣脸上却没丝毫笑意，说道：“师父知道师叔定是不信，下月十六，是师父他老人家五十岁寿辰，请师叔带同师弟师妹，同去荆州喝杯水酒。师父命晚辈专程前来相邀，无论如何要请师叔光临。师父说道，他的‘连城剑法’只怕还有练得不到之处，要跟师叔一起来琢磨琢磨，师父常说师叔剑法了得，我们师兄弟如得师叔指点几招，大伙儿一定大有进益。”

戚长发道：“你那二师叔言达平，已去请过了么？”卜垣道：“言二师叔行踪无定，师父曾派二师兄、三师兄、四师兄三位，分别到河朔、江南、云贵三处寻访，都说找不到。戚师叔可曾听到言二师叔的讯息么？”

戚长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师兄弟三人之中，二师兄武功最强，若说是他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我倒还有三分相信。你师父嘛，嘿嘿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”

他左手抓住酒壶，满满倒了一碗酒，右手拿着酒碗，却不便喝，忽然大声道：“好！下月十六，我准到荆州，给你师父拜

寿，倒要瞧瞧他的‘连城剑法’是怎么练成的。”

他将酒碗重重在桌上一顿，又是半碗酒泼了出来，溅得桌上、衣襟上都是酒水。

“爹爹，你把大黄拿去卖了，来年咱们耕田怎么算啊？”

“来年到来年再说，那管得这许多？”

“爸爸，咱们在这儿不是好好的么？到荆州去干什么？什么万师伯做生日，卖了大黄做盘缠，我说犯不着。”

“爹爹答应了卜垣的，一定得去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怎能反悔？带了你和阿云到大地方见见世面，别一辈子做乡下人。”

“做乡下人有什么不好？我不要见什么世面，大黄是我从小养大的。我带着它去吃草，带着它回家。爹爹，你瞧瞧大黄在流眼泪，它不肯去。”

“傻姑娘！牛是畜生，知道什么？快放开手。”

“我不放手。人家买了大黄去，要宰来吃了，我不舍得。”

“不会宰的，人家买了去耕田。”

“昨天王屠户来跟你说什么？一定是买大黄去杀了，你骗我，你骗我。你瞧，大黄在流眼泪。大黄，大黄，我不放你去。云哥，云哥！快来，爹爹要卖了大黄……”

“阿芳！爹爹也舍不得大黄。可是咱们空手上人家去拜寿，那成么？咱们三个满身破破烂烂的，总得缝三套新衣，免得让人家看轻了。”

“万师伯不是送了你新衣新帽么？穿起来挺神气的。”

“唉，天气这么热，老羊皮袍子怎么背得上身？再说，你师伯夸口说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，我就是不信，非得亲眼去瞧瞧不可。乖孩子，放开了手。”

“大黄，人家要宰你，你就用角撞他，自己逃回来，不！人家会追来的，你逃得远

远的，逃到山里……”

半个月之后，戚长发带同徒儿狄云、女儿戚芳，来到了荆州。三人都穿了新衣，初来大城，土头土脑，都有点儿心虚胆怯，手足无措。打听“五云手”万震山的住处。途人说道：“万老英雄的家还用问？那边最大的屋子便是了。”

狄云和戚芳一走到万家大宅之前，瞧见那高墙朱门，挂灯结彩的气派，心中都是暗自嘀咕。戚芳紧紧拉住了父亲的衣袖。戚长发正待向门公询问，忽见卜垣从门里出来，心中一喜，叫道：“卜贤侄，我来啦。”

卜垣忙迎将出来，喜道：“戚师叔到了。狄师弟好，师妹好。师父正牵记着师叔呢。这几天老是说，‘戚师弟怎么还不到？’请罢！”

戚长发等三人走进大门，鼓乐手吹起迎宾的乐曲。锁呐突响，狄云吃了一惊。

大厅上一个身形魁梧的老者正在和众宾客周旋。戚长发叫道：“大师哥，我来啦！”那老者一怔，似乎认不出他，呆了一呆，这才满脸笑容的抢将出来，呵呵笑道：

“老三，你可老得很了，我几乎不认得你啦！”

师兄弟正要拉手叙旧，忽然鼻中闻到一股奇臭，接着听得一个破锣似的声音喝道：

“万震山，你十年前欠了我一文钱，今日该还了罢？”戚长发一转头，只见厅口一人提起一只木桶，双手一扬，满桶粪水，疾向他和万震山二人泼将过来。

戚长发眼见女儿和徒弟站在身后，自己若是侧身闪避，这一桶粪水势须兜头泼在女儿身上，他应变奇速，双手抓住长袍，运劲一崩，拍拍拍拍一阵迅速轻响，扣子崩断，左手抓住衣襟向外一崩，长袍已然离身，内劲贯处，一件长袍便如船帆鼓风，将泼来的粪水尽行兜在其中。他顺手一送，兜满粪水的长袍向来人疾飞过去。

那人掷出粪桶，便即跃在一旁，砰，拍啦，粪桶和长袍先后着地，满厅臭气弥漫。

只见那人满腮虬髯，身形魁梧，威风凛凛的站在当地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万震山，兄弟千里迢迢的来给你拜寿，少了礼物，送上黄金万两，恭喜你金玉满堂啊！”

万震山的八名弟子见此入如此前来捣乱，将一座灯烛辉煌的寿堂弄得污秽不堪，无不大怒。八个人一拥而上，要揪住他打个半死。

万震山喝道：“都给我站住了。”八名弟子当即停步。二弟子周圻向那大汉破口大骂：“操你奶奶的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今天是万老爷的好日子，却来搅局，不揍你个好的，你王八羔子，也不知道五云手万家的厉害。”

万震山已认出这虬髯汉子的来历，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太行山吕大寨主到了。吕大寨主这几年发了大财哪，家里堆满了黄金万两使不完，随身还带着这许多。”

众宾客听到“太行山吕大寨主”这七个字，许多人纷纷交头接耳的议论：“原来是太行山的吕通，不知他如何跟万老爷子结下了梁子。”“这吕通是北五省中黑道上极厉害的人物，一手六合刀六合拳，黄河北可是大大的有名。”“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！今日有一番热闹瞧的了。”

吕通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十年之前，我兄弟在太原府做案，暗中有人通风报讯，坏了我们的买卖。那也不打紧，却累得我兄弟吕威坏在鹰爪子里，死于非命。直到三年之前，才查到原来是你万震山这狗贼干的好事。这件事你说怎么了结？”

万震山道：“不错，那是我姓万的通风报讯。在江湖上吃饭，做没本钱买卖，那也没什么，可是你兄弟吕威强奸人家黄花闺女，连坏四条人命。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我

姓万的遇上了可不能不管。”

众人一听，都大声叫嚷起来：“这种恶事也干，不知羞耻！”“贼强盗，绑了他起来送官。”“采花大盗，竟敢到江陵府来撒野！”

吕通突然一个箭步，从庭院中窜到厅前，横过手臂，便向楹柱上击了过去。连击数下，只听得喀喇喇一响，一条碗口粗细的楹柱登时断为两截，屋瓦纷纷堕下，院中厅前，一片烟尘弥漫。许多人逃出了厅外。众人见他露了这手铁臂功，无不凛然，均想：“若是身上给他手臂这么横扫一记，那里还有命在？”

吕通反身跃回庭院，大声叫道：“万震山，你当真是侠义道，就该明刀明枪的出来打抱不平，我倒服你是条好汉。为什么偷偷的去向官府通风？又为什么吞没了我兄弟已经到手了的六千两银子？他妈的，你卑鄙无耻！有种的就来拚个死活！”

万震山冷笑道：“吕大寨主，十年不见，你功夫果然大长进了。只可惜似你这等人物，武功越强，害人越多。姓万的年纪虽老，只得来领教领教。”说着缓步而出。

忽然间人丛中窜出一个粗眉大眼的少年，悄没声的欺近身去，双臂一翻，已勾住吕通的两条手臂，大声叫道：“你弄脏了我师父的新衣服，快快赔来！”正是戚长发的弟子狄云。

吕通双臂一振，要将这少年震开，不料手臂给狄云死命勾住了，无法挣脱。吕通这铁臂功须得横扫直击，方能发挥威力，冷不防被他勾住了，臂上劲力使不出来。他大怒之下，右膝一举，撞在狄云的小腹之上，喝道：“快放手！”狄云吃痛，臂力一松。吕通一招“风云乍起”，挣脱了他双臂，呼的一拳击出，正是“六合拳”中的一招“乌龙探海”。

狄云急窜让开，叫道：“我不跟你打

架。我师父这件新袍子，花了三两银子缝的，咱们卖了大牯牛大黄，才缝了三套衣服，今儿第一次上身……”吕通怒道：“楞小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”狄云冲上三步，叫道：“你快赔来！”他是农家子弟，最是爱惜物力，眼见师父卖去心爱的大牯牛缝了三套新衣，第一次穿出来便让人给糟蹋了，教他如何不深感痛惜？他也不理吕通跟万震山之间有什么江湖过节，师父这件袍子总之是非赔不可。

万震山道：“狄贤侄退下，你师父的袍子由我来赔便是。”狄云道：“要他赔，他要是走了，你又不认帐，那便糟了。”说着又去扭吕通的衣襟。吕通一闪，砰的一拳，击在狄云胸口，只打得他身子连晃，险些摔倒。万震山喝道：“狄贤侄退下！”语气已颇严峻。

狄云红了双眼，喝道：“你不赔衣服还打人，不讲理么！”吕通笑道：“我打你这浑小子便怎样？”狄云道：“我也打你！”身形一挫，左掌斜劈，右掌已从左掌底穿出。吕通使招“打虎式”，左腿虚坐，右拳挥击出去。

两人这一搭上手，霎时之间拆了十余招。狄云自幼跟着戚长发练武，与师妹戚芳过招比剑，从没一天间断。吕通虽是晋中大盗，黑道中的成名人物，一时之间却也打他不倒，几次要使铁臂功，都被他乖巧避开，在他肩头打中了两拳，狄云肉厚骨壮，也没受伤。

再拆数招，吕通焦躁起来，突然间拳法一变，自“六合拳”变为“赤尻连拳”。这套拳法亦是“六合拳”中一路，只是杂以猴拳，讲究搂、打、腾、封、踢、潭、扫、挂，又加上“猫窜、狗闪、兔滚、鹰翻、松子灵、细胸巧、鹞子翻身、跺子脚”八式，式中套式，变幻多端。狄云没见过这路拳法，心中一慌，左腿上接连给他端了两脚。

万震山瞧出他不是敌手，喝道：“狄贤侄退下，你打他不过。”

狄云叫道：“打不过也要打。砰的一响，胸口又被吕通打了一拳。

威芳在旁瞧着，一直为师哥担心，这时忍不住也叫：“师哥，不用打了，让万师伯打发他。”但狄云双臂直上直下，不顾性命的前冲，不住吆喝：“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”砰的一声，鼻子又中了一拳，登时鲜血淋漓。

万震山皱起了眉头，向威长发道：“师弟，他不听我话，你叫他下来罢。”威长发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让他吃点儿苦头，待会让我去斗斗这采花大盗。”

便在此时，大门外走进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，左手拿着只破碗，右手拄着一根竹棒，嘶哑着嗓子叫道：“老爷今日做喜事，施舍老化子一碗冷饭。”

众人都正全神贯注的瞧着吕通与狄云打斗，谁也没去理会。那乞丐呻吟叫唤：“啊唷，饿死了，饿死了。”突然左足踏在地下的粪便之中，脚下一滑，俯身摔将下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，跌死了！”手中的破碗和竹棒同时摔出。说也真巧，那破碗正好掷在吕通后背“志堂穴”上，竹棒一端却在吕通膝弯的“曲泉穴”中一碰。

吕通膝间一软，左足跪倒，同时全身酸麻，似乎突然虚脱。狄云双拳齐出，砰砰两声，将吕通庞大的身子打得飞了起来，拍的一响，臭水四溅，正摔在他携来的粪便之中。

这一下变故人人大大出意料之外，只见吕通狼狈万状的爬起身来，抱头鼠窜而出。众宾客哈哈大笑，齐声呼喝：“拿住他，拿住他！”“别让这贼子跑了。”

狄云兀自大叫：“赔我师父的袍子。”待要赶出，突觉左臂被人握住，动弹不得，侧头一看，正是师父，威长发道：“你侥幸

得胜，还追什么？”威芳抽出手帕，给狄云擦去脸上鲜血。狄云一低头，只见自己新衫的衣襟上点点滴滴的都是鲜血，不禁大急，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！我……我这件新衣也弄脏了。”

只见那老乞丐蹒跚着走出大门，喃喃自语：“饭没讨着，反赔了一只饭碗。”狄云知道适才取胜，全靠这乞丐碰巧一跌，从怀里掏出二十枚大钱，那是师父给他来城里零花的，追出去塞在他的手里。那老乞丐连声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

当晚万震山大张筵席，款待前来贺寿的贺客。他是荆州的大绅士，寿堂中悬了荆州府凌知府、江陵县尚知县送的寿幛，金字闪闪，好不风光。

席上自是人人谈论日间这一件趣事，大家都说狄云福气好，眼见不敌，刚好这老乞丐进来摔了一交，扰乱了吕通的心神。大家也不免称赞狄云小小年纪，居然有这等胆识，和这黑道上的成名人物缠斗到数十招，那也已极不容易。自然也有人说这是寿星公洪福齐天，否则那有这么巧，老乞丐摔个仰八叉，竟然就此退了强敌，若是万震山自己出手，当然两三下便打发了这恶客，不过要劳动寿星公的大驾，便不这么有趣了。

众宾客这一称赞狄云，万震山手下的八名弟子均感脸上黯然无光。这吕通本是冲着万震山而来，万门弟子不出手，却教师叔一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弟子强行出头，打退了敌人。八名弟子个个心中气愤，可又不便发作。

万震山亲自敬过酒后，大弟子鲁坤、二弟子周圻、三弟子万圭、四弟子孙均、五弟子卜垣、六弟子吴坎、七弟子冯坦、八弟子沈城一席席过来敬酒。万门八弟子都以“土”字傍为名，其中第三弟子万圭是万震山的独子，他长身玉立，脸型微见瘦削，俊美潇洒，倒像是个富家公子，不似大师兄鲁

坤、二师兄周圻那么赳赳昂昂。

八人向来宾中有功名的举人、秀才、武林尊长敬过了酒，敬了师叔戚长发一杯，便向狄云敬酒。万圭说道：“今日狄师兄给家父挣了好大的面子，我们师兄弟八人，每个都非敬狄师兄一大杯不可。”狄云素来不会喝酒，双手乱摇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喝，我不会喝。”

万圭道：“日间家父连叫三次，要狄师兄退下，狄师兄置之不理，把家父的话当作耳边风一般。我们此刻敬酒，狄师兄又是不喝，那把我们万家门可忒也小看了。”狄云愕然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啊。”

戚长发听得万圭的语气不对，说道：“云儿，你喝了酒。”狄云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会喝酒的啊。”戚长发沉声道：“喝了！”狄云无奈，只得一人一杯，接连喝了八杯，登时满脸通红，耳中嗡嗡作响，脑子里胡里糊涂的一团。

这一晚狄云睡上了床，心头兀自迷糊，只感胸前、肩头、腿上，被吕通拳打脚踢过之处都是热辣辣的疼痛。睡到半夜，睡梦中听得窗上有人伸指弹击，有人不住叫唤：“狄师兄，狄云，狄云！”狄云一惊而醒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窗外那人说道：“小弟万圭，有事相商，请狄师兄出来。”狄云一呆，下得床来，披衣穿鞋，推开窗子。只见窗外八个人一字排开，每人手中都持一柄长剑，便是那万门八弟子。

狄云奇道：“叫我干什么？”万圭道：“咱们要领教领教狄师兄的剑招。”狄云摇头道：“师父吩咐过的，不可跟万师伯门下的师兄们比试武艺。”万圭冷笑道：“原来戚师叔倒有自知之明。”狄云怒道：“什么自知之明？”突然间嗤嗤嗤三声，万圭隔窗向他连刺三剑，剑刃都在他脸颊边掠过，相差不过寸许。狄云只感脸颊边凉飕飕地，大

吃一惊，急忙倒退，左脚在凳上一绊，一个踉跄，十分狼狈。万门八弟子都大声笑了起来。

狄云大怒，返身抽出枕头底下的长剑，跃出窗去，见万门八弟子人人脸色不善，不禁心下暗自嘀咕，虽是有气，但念及师父曾一再叮嘱，千万不可和师伯门人失和，说道：“你们要怎样？”

万圭长剑虚击，在空中嗡嗡作响，说道：“狄师兄，你今日逞强出头，只道我荆州万家门中人人都死光了，是不是？还是说我万家门中，没一个及得上你狄大哥的身手？”

狄云摇头道：“那人弄脏了我师父衣服，我自然要他赔，这关你什么事？”

万圭冷冷的道：“你在众位宾客之前成名立万，露了好大的脸，却教我师兄弟八人全闹得灰头土脸。别说再到江湖上混，便是这荆州城中，我们师兄弟也无立足之地了。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不也太过份了么？”狄云愕然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啊。”

万门大弟子鲁坤道：“三师弟，这小子装蒜，跟他多说什么？伸量伸量他。”

万圭长剑递出，指向狄云左肩。狄云识得这一剑乃是虚招，身形不动，亦不伸剑挡架。万圭斜剑收回，被他识破剑招，更是着恼，说道：“好哇，你是不屑跟我动手！”狄云道：“师父吩咐过的，千万不可跟师伯的门人比试。”

突然间嗤的一声，万圭长剑刺出，在他右手衣袖上刺破了一条长缝。

狄云对这件新衣甚是宝爱，平白无端的给他刺破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“你刺破我衣服，要你赔”万圭冷冷一笑，挺剑又刺向他的左袖。狄云回剑斜削，嗤的一声，格开来剑，乘势还击。两人这一交上手，便即越斗越快。两人所学剑法一脉相承，斗到十余招后，狄云兴发，一剑剑竟往万圭要害处

刺去。

周圻叫道：“嘿！这小子当真要人性命么？三师弟，手下别容情了。”

狄云一惊，暗想：“我若是一个失手，真的刺伤了他，那可不好。”手上攻势登缓。万圭还道他剑法不及自己，剑招的绵绵不绝，来势甚是凌厉。狄云连连倒退，喝道：“我又不跟你真打。你这是干什么了？”万圭道：“干什么？要刺你几个透明窟窿！”嗤的一剑，踏中宫直刺。狄云斜身闪在左侧，眼见他右肩处露出破绽，长剑倒翻上去，这一剑若是直削，万圭肩头非受重伤不可，狄云手腕略翻，剑刃平转，拍的一声，在他肩上拍了一下。

他只知道这一来胜负已分，万圭该当知难而退，他平日和师妹比剑，一到这个地步便即罢手，不料万圭俊脸一红，反而挺剑直刺。狄云猝不及防，左腿上一阵剧痛，已然中剑。

鲁坤、周圻等拍手欢呼，说道：“小子，躺下罢！”“认输便饶了你！”“威师叔调教出来的乡巴佬门徒，原不过是这几下三脚猫把式！”

狄云腿上中剑后本已大怒，听这些人出言辱及师父，更是怒发如狂，一咬牙，长剑如疾风骤雨般攻了过去。万圭见对方势如疯虎，不禁心有怯意，他自幼娇生惯养，剑法虽练得不错，这般拚命的恶斗究竟从未经历过，心中一怕，剑招便见散乱。

卜垣眼见三师兄堪堪要败，拾起一块砖头，用力投向狄云后心。

狄云全神贯注的正和万圭斗剑，突然间背心上一痛，被砖头重重掷中。他回头骂道：“不要脸，两个打一个么？”卜垣叫道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狄云心道：“今日你们便是八人齐上，我也不能丢了师父的脸面。”不顾腿上和背心的疼痛，一剑剑向万圭刺去。这时他剑招

已不成章法，破绽百出，但漏洞虽多，气势却盛，万圭狼狈闪架，已不敢进攻。

卜垣向六师弟吴坎使个眼色，说道：“三师兄剑法高明，这小子招架不住，倘若伤了他性命，威师叔脸上须不好看，咱俩上前掠掠阵罢。”吴坎会意，点头道：“不错。咱哥儿俩留点儿神，别让三师兄剑下伤人。”两人一左一右，飏飏两剑，齐往狄云肋下刺去。

狄云的剑法本来也没比万圭高明多少，全仗一鼓作气的猛攻，这才占得了上风。卜垣和吴坎上前一夹攻，他以一敌三，登时手忙足乱，刷的一声，左腿上又已中剑。这一剑伤得不轻，他再也站立不定，一交坐倒，手上长剑却并不摔脱，仍是不住挡格三人刺来的剑招。鲁坤冷哼一声，抢上来右足飞出，踢中他的手腕，狄云拿捏不住，长剑脱手飞出，跌入树丛之中。万圭长剑直出，剑尖抵住了他咽喉。卜垣和吴坎哈哈一笑，跃后退开。

万圭得意洋洋的笑道：“乡下佬，服了么？”狄云喝道：“服你个屁！你们四个打我一个，算什么好汉子？”万圭剑尖微微向前一送，陷入他咽喉的软肉数分，喝道：“你还敢嘴硬！我再使一点力，立时割断了喉管。”狄云骂道：“你使力啊，你有种便割断我喉管。不使力的是乌龟王八蛋。”万圭目露凶光，左足疾出，在他肚子上重重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臭贼，你嘴巴还硬不硬？”

这一脚只踢得狄云五脏六腑犹如倒转了一般，险些呻吟出声，但咬牙强自忍住，骂道：“臭杂种，王八蛋！”万圭又是一脚，这一次踢在他的面门。狄云但觉眼前金星乱冒，几欲晕去，欲待张口再骂，却骂不出声了。

万圭冷笑道：“今日便饶了你。你快向师父师妹哭诉去，说我们人多势众，打了你

啦！料你这脓包货定要去哭哭啼啼。”狄云怒道：“哭诉什么？大丈夫报仇，只自己一个儿动手。”万圭正要他说这句话，更激他道：“给你脸上留些记认，好教你师父开口来问。”说着在他左眼右脸重重的各踢一脚。狄云登时半边脸肿了起来，左眼泪水模糊。

卜垣拍手笑道：“嘿嘿，大丈夫哭啦！英雄变成狗熊啦！”

狄云气得肚子真要炸了开来，心想你到我师父家里来，我好好的招待于你，买酒杀鸡，那一点对你不起，此刻却如此损我。

万圭道：“你打不过我，不妨去向我爹爹哭诉，要我爹爹责罚我，代你出了这口鸟气。‘呜呜呜，万师伯，你的八个弟子，打得我爬在地上痛哭求饶。呜呜呜，万师伯，你不主持公道吗？’”狄云道：“你这种没骨头的胚子，才向大人哭诉！”

万圭和鲁坤、卜垣相视一笑，心想今日的闷气已出，当即回剑入鞘，说道：“好小子！你有种的明天再来打过，少爷可要失陪了！”八个人嘻嘻哈哈的扬长而去。

狄云瞧着这八个人的背影，心中又是气恼，又是不解，自忖：“我既没得罪他们，更没得罪他们师父，为什么平白无端的来打我一顿？难道城里人都这般蛮不讲理么？”勉强支撑着站起身来，头脑一晕，又坐倒在地。

忽听得身后一人唉声叹气的说道：

“唉，打不过人家，就该磕头求饶啊，这么白白地挨了一顿揍，这不冤么？”狄云怒道：“宁可给人家打死，也不磕头！”回过回头来，只见一人弓身曲背，拖着鞋皮，慢吞吞的走来，但见他蓬头垢面，便是日间所见的那个老丐。

那老丐道：“唉，人老了，背上风湿痛得厉害。小伙子，你给我背上捶捶。”狄云正一肚子火，哼了一声，没去理他。那老丐

叹道：“谁教我绝子绝孙，人到老来，没一个亲人照顾，哎唷，哎唷……”撑着竹棒，一步步的走远。

狄云见那老丐背影颤抖得厉害，自己刚给人狠狠打了一顿，不由得起了同病相怜之心，叫道：“喂，我这里还有几十文钱，你拿去买馒头吃罢！”

那老丐一步步的挨了回来，接过铜钱，说道：“我背上风湿痛的厉害，你给我捶捶！”狄云道：“好，我包了腿上的伤口再说。”那老丐道：“你就只顾自己，不顾人家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狄云给他一激，便道：“好！我给你捶！”坐倒在地，伸拳给他捶背。

捶得两拳，那老丐道：“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再用力些！”狄云加了些力道。那老丐道：“可惜力道太轻。”狄云又加重了些。老丐道：“唉，不中用的小伙子啊，挨了一顿揍，便死样活气，连给老人家捶捶背的力道也没有了。你这种人活在世上有什么用？”

狄云怒道：“我一使力气，只怕打断了你的老骨头。”老丐笑道：“你要是打得断我的老骨头，就不会躺在地下又给人家踢、又给人家揍了。”狄云大怒，手上加力。那老丐道：“嗯，这样才有些意思，不过还是太轻。”狄云砰的一拳，使劲击出。老丐笑道：“太轻，太轻，不管用。”

狄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别开玩笑，我可不想打伤你。”那老丐冷笑道：“凭你也打得伤我？你使足全力，打我一拳试试。”

狄云右臂运劲，待要挥拳往他背上击去，月光下见到他老态龙钟的模样，心中一软，放松了劲力，说道：“谁来跟你一般见识！”轻轻在他背上捶了一下。

突然之间，只觉腰间给人一托一摔，身子便如腾云驾雾般飞了起来，砰的一声，摔入草丛之中，只跌得头晕眼花，老半天才爬起

身。他慢慢挣扎着站起，并不发怒，只是说不出的惊奇，怔怔的瞧着老丐，道：“是你……是你摔我的么？”

那老丐道：“这里还有别人没有？不是我还有谁？”狄云道：“你用什么法子摔我的？”那老丐道：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狄云奇道：“这是师父教我的剑法啊，你……你怎知道？”那老丐道：“拳招剑法，都是一样。再说，你师父也没教对。”

狄云怒道：“我师父教得怎么不对了？凭你这老叫化也敢说我的不是？”那老丐道：“要是你师父教得对了，为什么你打不过人家？”狄云道：“他们三四个打我一个，我自然打不过，若是一个对一个，你瞧我输不输？”老丐笑道：“哈哈，打架嘛，讲什么一个打一个？你要单打独斗，人家不干，那怎么办？要不是跪下磕头，就得认命挨打。一个人打得赢十个八个，那才是好汉子。”狄云心想这话倒也不错，说道：

“他们是我师伯的弟子，剑法跟我差不多，我一个怎斗得过他们八个？”

那老丐道：“我教你几手功夫，让你一个打赢他们八个，你学不学？”

狄云大喜，道：“我学，我学！”但转念一想，世上未必有这种本领，而这年纪老迈的乞丐更加不似身有上乘武功之人，正自踌躇不定，突然背心给人一抓，身子又飞了起来，这次在空中身不由主的连翻了两个斤斗，飞得高，落下来时跌得更重，手臂在地下一撑，关节险些折断，爬起身来时，痛得话也说不出来，心中却是欢喜无比，叫道：“老……老伯伯，我……我跟你学。”

那老丐道：“我今天教你几招，明儿晚上，你再跟他们到这里来打过，你敢不敢？”

狄云心想：“你武功虽高，我在一天之内又如何学得会？”但想到要跟万圭、鲁坤这千人再打，不由得豪气勃发，说道：“我

敢！最多再挨一顿揍，有什么大不了！”

那老丐左手倏出，抓住他后颈，将他重重往地下一掷，骂道：“臭小子，我既教了你武功，你怎么还会挨他们的揍？你信不过我么？”狄云虽然摔得甚痛，心中只有更加欢喜，忙道：“对，对！是我说错了，请你老人家快教罢。”

那老丐道：“你把学过的剑法使给我瞧，一面使，一面念剑招的名称！”

狄云应道：“是！”见腿上伤处不断流血，便草草裹好伤口，到草丛中找到自己长剑，依着师父所授，一招招的使动，口中念着剑招名称，到后来越使越顺，嘴里也越念越快。

他正练到酣处，忽听那老丐哈哈大笑，不禁愕然收剑，问道：“我练得不对么？”那老丐不答，兀自捧住肚子，笑弯了腰，站不直身子。狄云微有怒意，道：“就算我练得不对，也没什么好笑。”

那老丐突然止笑，叹道：“戚长发啊戚长发，你这一番狠劲，当真了得。”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把剑给我。”狄云倒转剑柄，递了过去。那老丐接过长剑，轻轻念道：“孤鸿海上来，池潢不敢顾。”将长剑舞了起来。他一剑在手，霎时之间便如换了一个人一般，身形沉稳，剑势飘逸，那里还是适才这般龙钟委琐？

狄云看了几招，忽有所悟，说道：“老伯，日里我跟那吕通相斗，是你故意掷那饭碗帮我的么？”那老丐怒道：“那还用说？六合手吕通的武功比你傻小子强得太多，凭你这点儿道行，真能打发他了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继续使剑。狄云听他所念口诀和师父所授并无分别，只字音偶有差异，但剑招却大不相同，越看越感奇怪。

那老丐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长剑陡然递出，猛地里剑交左手，右手反过来拍的一声，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。狄云吓了一跳，

抚着面颊怒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什么打人？”老丐笑道：“我教你剑招，你却在胡思乱想，这不该打么？”

狄云心想原是自己的不是，当即心平气和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是我不好，我瞧你说的招数跟我师父一样，剑法可全然不同，觉得很奇怪。”

那老丐问道：“是你师父教的好，还是我使的好？”狄云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老丐将长剑抛还给他，道：“咱们比划比划。”狄云道：“我本事跟你老人家差得太远，比你不过。”老丐冷笑道：“嘿，傻小子还没傻得到家。这样罢，咱们只比招式，不比功力。”手中竹棒一抖，以棒作剑，向狄云刺来。狄云横剑挡格，见老丐竹棒停滞不前，当即振剑反刺，那知他剑尖只一抖间，老丐的竹棒如毒蛇暴起，向前一探，已点中了他肩头。

狄云心悦诚服，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。”横剑前削。那老丐翻过竹棒，平靠他剑身，狄云运劲反推，那老丐的竹棒连转几个圈子，将他劲力全引到了相反的方向。狄云拿捏不住，长剑脱手飞出。他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老伯，你的剑招真高。”

那老丐竹棒一伸，搭住空中落下的长剑，棒端如有胶水，竟将长剑粘了回来，说道：“你师父一身好武功，就只教了你这些吗？嘿嘿，希奇古怪。”摇摇头又道：“你门中这套‘唐诗剑法’，每一招都是从一句唐诗中化出来的……”

狄云道：“什么‘唐诗剑法’？师父说是‘躺尸剑法’，几剑出去，敌人便躺下变成了尸首。”

那老丐嘿嘿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是‘唐诗’，不是‘躺尸’！你师父跟你说是‘躺尸’吗？可笑，可笑只这两招‘孤鸿海上来，池潢不敢顾’，是说一孤孤单单的鸿鸟，从海上飞来，见到陆地上的小小池沼，并不栖息。

这两句诗是唐朝的宰相张九龄做的，他比拟自己身份清高，不喜跟人争权夺利。将之化成剑法，顾盼之际要有一股飘逸自豪的气息。他所谓‘不敢顾’，是‘不屑瞧它一眼’的意思。你师父却教你读作什么‘哥翁喊上来，是横不敢过’，结果前一句变成大声疾呼，后一句成为畏首畏尾。剑法的原意是荡然无存了。你师父当真了不起，‘铁锁横江’，教徒弟这样教法，嘿嘿，厉害，厉害！”说着连连冷笑。

狄云怔怔的听着，听得他话中咬文嚼字，虽然不大懂，却也知他说得很对，狄云向来敬爱师父，听他将师父说得一无是处，到后来更肆意讥嘲，心下难过，忽地转身，说道：“我要去睡了！不学了。”

那老丐奇道：“为什么？我说得不对么？”狄云道：“你或许说得很对。但你说我师父的不是，我宁可不要学。我师父是庄稼人，不识字，不懂你说的那一套也是有的……”那老丐笑道：“你师父不识字？哈哈，这可奇了。”狄云气愤愤的道：“庄稼人不识字，有甚么好笑？”那老丐哈哈一笑，伸手抚他头顶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你这小子心地厚道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种人。我向你认错，从此不再说你师父半句不是，行不行？”狄云转怒为喜，笑道：“你只要不说我师父，我向你磕头也成。”说着跪倒在地，咚咚咚的磕了几个响头。

那老丐笑吟吟的受了他这几拜，随即解释剑招，如何“忽听喷惊风，连山石布逃”，其实是“俯听闻惊风，连山若波涛”；如何“落泥招大姐，马命风小小”，乃是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。在湘西土音中，这“泥”字和“日”字却也差不多。那老丐言语之中，当真再也不提戚长发半句，单是纠正狄云剑法中的错失。

那老丐道：“你剑法中莫名其妙的东西太多，一时也说不上。我教你三招功夫，明

儿你再跟这八个不成器的小子打过，用心记住了。”

狄云精神一振，用心瞧那老丐使竹棒比划。第一招是“刺肩式”，敌人若是一味防守，那是永远刺他不着，但只要一出剑相攻，立时便可后发先至，刺中他的肩头。第二招“耳光式”，便是那老丐适才剑交左手、右手反打他耳光的这一招。这一招古怪无比，就算敌人明知自己要剑交左手，反手打他耳光，但闪左打左，闪右打右，越是闪避，越打得重。第三招是“去剑式”，适才老丐用竹棒令他长剑脱手，便是这一招。

这三记招式，那老丐都曾在狄云身上用过，本来各有一个典雅的唐诗名称。但那老丐知道他西瓜大的字识不上几担，教他诗句，徒乱心神，于是改用了三个一听便懂的名称。

狄云并不如何聪明，性子却极坚毅。这三招足足学了一个时辰，方始纯熟。

那老丐笑道：“好啦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今晚我教你剑法之事，不得跟谁说起，连你师父和师妹也不能说，否则……”狄云敬师如父，对这位娇憨美貌的师妹又是私恋已久，说有什么事要瞒住师父、师妹，那可比什么都难，一时踌躇不答。

那老丐叹道：“此中缘由，一时不便细说，你若泄露了今晚之事，我性命难保，定要死在五云手万震山的剑底。”狄云吃了一惊，奇道：“老伯伯，你武功这么高强，怎会怕我师伯？”那老丐不答，扬长便去，说道：“你是否有心害我，那全瞧你自己了。”

狄云忙追了上去，说道：“我多谢老伯伯，还来不及，怎会害你性命？我要是泄露一字半句，教我天诛地灭。”那老丐叹了口气，足不停步的走了。

狄云呆了一阵，忽然想起没问那老丐的姓名，叫道：“老伯伯，老伯伯！”但那老

丐没入树丛之中，已然踪影不见了。

次日清晨，戚长发见狄云目青鼻肿，好生奇怪，问道：“跟谁打架了，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”狄云不善说谎，支吾难答。戚芳笑道：“还不是昨天给那个什么大盗吕通打的么？”戚长发决计想不到昨晚之事，也不再问。

戚芳拉了拉狄云的衣襟，两人从边门出去，来到一口井边，见四下无人，便在井栏圈上坐了下来，戚芳问道：“师哥，你昨晚跟谁打架了？”狄云囁嚅未答。戚芳道：“你不用瞒我，昨天你跟吕通相斗，他一拳一脚打在你身上什么地方，我全瞧得清清楚楚，他可没打中你的眼睛。”狄云料知瞒她不过，心想：“我只要不说那老伯伯的事，就不要紧。”于是将万门八弟子如何半夜里前来寻衅、如何比剑、如何落败受辱的事一一都说了。

戚芳越听越怒，一张俏脸胀得通红，气愤愤的道：“他们八个人打你一个，算什么好汉？”狄云道：“倒不是八个人一齐出手，是三四个打我一个。”戚芳怒道：“哼，他们三四个联手打你，已经赢了，其余的就不必动手，倘若三四个打不过，还不是五六个、七八个一起下场。”狄云点头道：“那多半会这样。”

戚芳霍地站起，道：“咱们跟爹爹说去，教万震山评评这个理看。”她盛怒之下，连“万师伯”也不称了，竟是直呼其名。

狄云忙道：“不，我打架打输了，向师父诉苦，那不是教人瞧不起吗？”

戚芳哼了一声，见他衣衫破损甚多，心下痛惜，从怀中取出针线包，就在他身上缝补。她头发擦在狄云下巴，狄云只觉痒痒的，鼻中闻到她少女的淡淡肌肤之香，不由得心神荡漾，低声道：“师妹！”戚芳道：“空心菜，别说话！别让人冤枉你作贼。”

江南三湘一带民间迷信，穿着衣衫让人缝补或钉缀钮扣之时，若是说了话，就会给人冤枉赖偷东西。“空心菜”却是戚芳给狄云取的绰号，笑他直肚直肠，没半点机心。

这日晚间，万震山在厅上设了筵席宴请师弟，八个门弟子在下首相陪，十二人团团坐了一张圆桌。

酒过三巡，万震山见狄云嘴唇高高肿起，饮食不便，说道：“狄贤侄，昨儿辛苦了，来来来，多吃一点。”挟了一只鸡腿，放在他碟中。周圻鼻中突然哼的一声。

戚芳早已满肚是火，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道：“万师伯，我师哥这些伤，不是吕通打的，是你八个高徒联手打的。”万震山和戚长发同时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万门第八弟子沈城年纪最小，却十分伶牙俐齿，抢着说道：“狄师哥打赢了吕通，说师父你老人家胆小怕事，不敢和吕通动手，全靠他狄师哥出马，才赶走了他，没让你老人家出丑。我们气不过……”万震山脸上变色，但随即笑道：“是啊，这原是全仗狄贤侄替我们挽回了颜面。”沈城道：“万师哥听他口出狂言，实在气不过，这才约狄师哥比剑，好像是万师哥占了先。”

狄云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胡说八道……我……我几时……”他本就不善言辞，听得沈城撒谎诬蔑，又急又怒之下，更是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。

万震山道：“怎么是圭儿像占了先？”沈城道：“昨晚万师哥和狄师哥怎么比剑，我们都没瞧见。今天早晨万师哥跟大伙说起，好像是万师哥是用一招……用一招……”他转头问万圭道：“万师哥，你用一招什么招数胜了狄师哥的？”万圭道：“是‘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’！”他二人一搭一挡，将“八人联手”之事推了个一乾二净。万圭怎样胜了狄云，旁人见都没见到，自然谈不上联手相攻了。沈城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一

副天真烂漫的样子，谁都不信他会撒谎。

万震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戚长发气得满脸通红，伸手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云儿，我千叮万嘱，叫你不可和万师伯门下众师兄失了和气，怎地打起架来了。”

狄云听得连师父也信了沈城的话，只气得浑身发抖，道：“师父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没有……”戚长发劈头劈脸一记耳光打了过去，喝道：“做错了的事，还要抵赖！”狄云不敢闪避，戚长发这一掌打得好重，狄云脸颊本就青肿，登时肿上加肿。戚芳急叫：“爹，你也不问问清楚。”

狄云狂怒之下，牛脾气发作，突然纵身跳起，抢过放在身后几上的长剑，拔剑出鞘，跃在厅心，叫道：“师父，这万……万圭说打败了我，教他再打打看。”戚长发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回不回来？”离座出去，又要挥拳殴击。戚芳一把拉住，叫道：“爹爹！”

狄云大叫：“你们八个人再来打我，有种的就一齐来。那一个不来，便是乌龟儿子狗杂种，”他急怒之下，口不择言，乱骂起来。

万震山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们去领教领教狄师哥的剑法也是好的。”

八名弟子巴不得师父有这句话，各人提起长剑，分占八方，将狄云围在核心。

狄云大声叫道：“昨儿晚上是八个狗杂种打我一人，今日又是八个狗杂种……”

戚长发喝道：“云儿，你胡说什么？比剑就比剑，是比嘴上伶俐么？”

万震山听他左一句“狗杂种”，右一句“狗杂种”，心下也动了真怒，这八人中的万圭是他亲生儿子，狄云如此乱骂，口口声声便是骂在他的头上。他见八个弟子分站八方，隐然有分进合击之势，喝道：“狄师兄瞧不起咱们，要以一个斗八个，难道咱们自己

也瞧不起自己？”

大弟子鲁坤道：“是，众位师弟退开，让我先领教狄师哥的高招。”

五弟子卜垣极工心计，昨晚见到狄云与万圭动手，这乡下佬武功不弱，这时情急拚命。大师兄未必能胜，如被他先赢得一仗，纵然再有人将他打败，也已折了万门锐气，同门中剑术以四师兄孙均为第一，最好让孙均一上手便将他打败，令他再也说嘴不得，便道：“大师哥是咱们同门表率，何必亲自出马？让四师哥教训教训他也就是了。”

鲁坤一听，已明其意，微笑道：“好，四师弟，咱们瞧你的了。”左手一挥，七人一齐退开，只剩孙均一人和狄云相对。

孙均沉默寡言，常常整天不说一句话，是以能潜心向学，剑法在八同门中最强。他见师兄推己出马，当即长剑一立，低头躬身，这一招叫做“万国仰宗周，衣冠拜冕旒”，乃是极具礼敬的起手剑招。但当年戚长发向狄云说剑之时，却将这招的名称说做“饭角让粽臭，一官拜马猴”。意思是说：“我是好好的大米饭，你是一只臭粽子，外表上让你一下，恭敬你一下，我心里可在骂你！我是官，你是猴子，我拜你，是官拜畜生。”狄云见他施出这一招，心下更怒，当下也是长剑一立，低头躬身，还了他一招“饭角让粽臭，一官拜马猴”，针锋相对，毫不示弱。

他只这么一躬身，身子尚未站直，长剑剑尖已向孙均小腹上刺了过去。万门群弟子齐声惊呼。孙均回剑格挡，铮的一声，双剑相击，两人手臂上各是一麻。

鲁坤道：“师父，你瞧这小子下手狠不狠？他简直是要孙师弟的命啊。”万震山心下暗暗惊异：“这乡下小子干么如此愤怒，一上来就是拚命？”

但听得铮铮铮数声连响，狄云和孙均

快剑相搏，拆到十馀招后，孙均长剑一斜，小腹间露出破绽，狄云大喝一声，挺剑直进，孙均回过长剑，已将他长剑压住，拍的一掌，正击在他胸口。万门群弟子齐声喝采，有人叫了起来：“一个也打不过，还吹大气打八个么？”狄云身子一晃，抽起长剑，犹如疾风骤雨般一阵猛攻。孙均挡得几招，发剑回攻，狄云突然间长剑抖动，噗的一声轻响，已刺入了孙均的肩头，正是那老丐所授的“刺肩式”。

这一招“刺肩式”突如其来，谁也料想不到。但见孙均肩头鲜血长流，身子摇幌，万门群弟子齐声呼喝。鲁坤和周圻双剑齐出，向狄云攻了上去。狄云长剑左一刺，右一戳，噗噗两声，鲁坤和周圻右肩分别中剑，手中长剑先后落地。

万震山沉着脸，叫了声：“很好！”

万圭提起长剑，凝目瞪着狄云，突然间一声暴喝，飕飕连刺三剑。狄云一一挡开，剑交左手，右手反将过来，拍的一声响。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。这一招更是来得突然，万圭一怔之间，狄云已飞起左腿，踢在他胸口。万圭抵受不住，坐倒在地。卜垣抢上相扶，狄云不让他走近，挺剑刺出，卜垣只得举刺招架。

吴坎、冯坦、沈城三人见狄云如此凶猛，而万圭坐在地下，一时站不起身，惊怒之下，各操兵刃围了上来。这时万家的家丁婢仆听得厅上兵刃相交的声音，纷纷奔来观看。

戚长发双目瞪视，脸色茫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戚芳叫道：“爹爹，他们大夥儿打师哥一人，快，快救他啊。”

## 二 牢 狱

叮叮咣咣兵刃相交声中，白光闪耀，一柄柄长剑飞了起来。一柄跌入了人丛，众婢仆登时乱作一团，一柄摔上了席面，更有一柄直插入头顶横梁之中。顷刻之间，卜垣、吴坎、冯坦、沈城四人手中的长剑，都被狄云以“去剑式”绞夺脱手。

万震山双掌一击，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威师弟，难为你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！恭喜，恭喜！”声音中却满是凄凉之意。

戚长发一呆，问道：“什么‘连城剑法’？”

万震山道：“狄世兄这几招，不是‘连城剑法’是什么？坤儿、圻儿、圭儿，大夥都回来。你们狄师兄学的是威师叔的‘连城剑法’，你们如何是他敌手？”又向戚长发冷笑道：“师弟，你装得真像，当真是大智若愚！‘铁锁横江’，委实了不起。”

狄云连使“刺肩式”、“耳光式”、“去剑式”三路剑招，片刻之间便将万门八弟子打得大败亏输，自是得意，只是胜来如此容易，心中反而胡涂了，不由得手足无措，瞧瞧师父，瞧瞧师妹，又瞧瞧师伯，不知说什么话才好。

戚长发走近身去，接过他手中长剑，突然间剑尖一抖，指向他的咽喉，喝道：“这些剑招，你是跟谁学的？”

狄云大吃一惊，他本来凡事不敢瞒骗师父，但那老丐说得清清楚楚，倘若泄漏了传剑之事，定要送了那老丐的性命，自己因此而立下重誓，决不吐露一字半句，便道：

“师……师父，是弟子……弟子自己想出来的。”

戚长发喝道：“你自己想得出这般巧妙的剑招？你……你竟胆敢对我胡说八道！再不实说，我一剑要了你的小命。”手腕向前略送，剑尖刺入他咽喉数分，剑尖上已渗出鲜血。

戚芳奔了过来，抱住父亲手臂，叫道：“爹！师哥跟咱们寸步不离，又有谁能教他武功了？这些剑招，不都是你老人家教他的么？”

万震山冷笑道：“威师弟，你何必再装腔作势？令爱都说得明明白白了。‘铁锁横江’的高明手段，不必使在自己师哥身上。来来来？老哥哥贺你三杯！”说着满满斟了两杯酒，仰脖子先喝了一杯，说道：“做师哥的先干为敬！你不能不给我这个面子。”

戚长发哼的一声，抛剑在地，回身接过酒杯，连喝了三杯，侧过了头沉思，满脸疑云，喃喃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”

万震山道：“威师弟，我有一件事，想跟你谈谈，咱们到书房中去说。”戚长发点了点头。万震山携着他手，师兄弟俩并肩走向书房。

万门八弟子面面相觑。有的脸色铁青，有的喃喃咒骂。

沈城道：“我小便去！给狄云这小子这么一下子，吓得我尿尿齐流。”鲁坤沉脸喝道：“八师弟，你丢的丑还不够么？”

沈城伸了伸舌头，匆匆离席。他走出厅门，到厕所去转了转，蹑手蹑脚地便走到书房门外，侧耳倾听。

只听得师父的声音说道：“威师弟，二十年来揭不破的谜，到今日才算真相大